



全真教

出家、乞食思想的現代意義

● [日本] 蜂屋邦夫

—

全真教時至今日仍然保持著自己的命脈，在中國大陸從一時的破壞中獲得了甦生，從某種意義上說，其現在仍然是發展中的宗教。這樣的話，探索全真教的現代意義，就不是一個可以簡單地把它看成研究對象的問題，而是一個極其重要的問題，是一個應該把它看成活生生的宗教的重要問題。

特別是，如果站在信仰者的立場上，就不會把研究(某個宗教)草創時期的歷史說成是研究已經完全過去的歷史現象。因為，信仰者的研究，是與信仰直接結合的研究，就像基督教的信仰者研究基督的生涯和教說，或者就像佛教的信仰者研究佛陀實際所說的話究竟在佛典何處一樣。對於現在正在活動的全真道士來說，了解王重陽和馬丹陽實際說了些甚麼，了解他們實際怎樣生活，本身就具有意義。

但是，我不是信仰者，只是一個研究者。從研究者的立場來看，某一宗教現在是否仍在活動，並不怎麼重要。如果不是這樣的話，有時研究者要去研究已經完全消失的過去的文化，那麼，這樣的研究就會變成毫無價值的東西。對研究者來說，第一重要的，首先就是我們所說的「知」。爲了「知道」過去，就要作出各種各樣的努力，這就是研究。

經過研究，「知道」和理解了以後，又該怎麼辦呢？多數的場合，仍然只能停留在對豐富世界的認識這一層面上。但是，如果碰到這次學會¹給予我們的課題，那麼，就需要進一步作出深入思考。

這次在這裡發表的內容，不是從我過去的研究²中歸納出來的東西，而是按照這次課題的要求所作的重新思考。這次，主要想討論和思考一下王重陽的出家思想、乞覓思想等問題。

二

第一，首先討論和思考一下王重陽的出家思想。王重陽曾把出家看成全真教徒宗教生活的條件。世界歷史上，訴說和要求出家的宗教很多；但是，爲甚麼一定要出家？關於出家的理由，各種宗教的回答都不盡相同。各種宗教皆要思考很多問題，如要思考神是甚麼樣的存在，存在著一神還是多神，要思考怎樣爲自然定位，

要思考聖與俗的關係和修行者在社會中的地位；而思考的結果不同，其說到出家時，意義當然就不同了。全真教也是一種出家宗教，從結論上說，王重陽強調出家，是從佛教吸收攝取的思想。雖然主張出家不是王重陽獨自的思想，但是可以說，出家思想有它相應的現代意義。

在道教的傳統中，常常說到煉金、煉丹的道士離開鄉里閉居山中潛心修煉的事情，那些道士認爲，不與俗世隔絕就煉不成金丹；這樣的思想得到了道教傳統的承認³。但是，這與出家的意識不同。雖然是傳說，可是據說，葛洪在羅浮山研究煉金術時鮑姑做了他的妻子⁴。

東晉時代，佛教得到了中國人廣泛深入的理解。就在東晉時代，佛教的出家 and 剃度思想受到當時傳統派的大肆攻擊⁵，歷代煉丹道士因爲遠離俗世受到攻擊的事例，也應該有所發生。假如有的話，受到攻擊的程度，也不可能像佛教的出家思想那麼大。因爲，煉金、煉丹的道士，基本上都單獨修行，或者極少數人一起修行；所以，人數上寥寥無幾的道士，當然不會構成佛教那種社會問題。

因爲存在著這些歷史情況，王重陽以前的道教，沒有把出家當作重要問題，沒有討論過出家問題。金代成立的新道教三派中，真大道教所說的教義與全真教比較接近，但是，好像沒有聽說真大教曾把出家當作第一條件⁶。

那麼，王重陽是怎樣思考出家的意義的呢？王重陽論述出家的詩、詞很多，我們來看一看他教化馬丹陽時的一些說法。為甚麼要考察這一時期的思想呢？因為我們認為，王重陽在那一時期，曾竭盡全部精力強調了出家的意義。

王重陽首先對馬丹陽強調，身體是虛假的東西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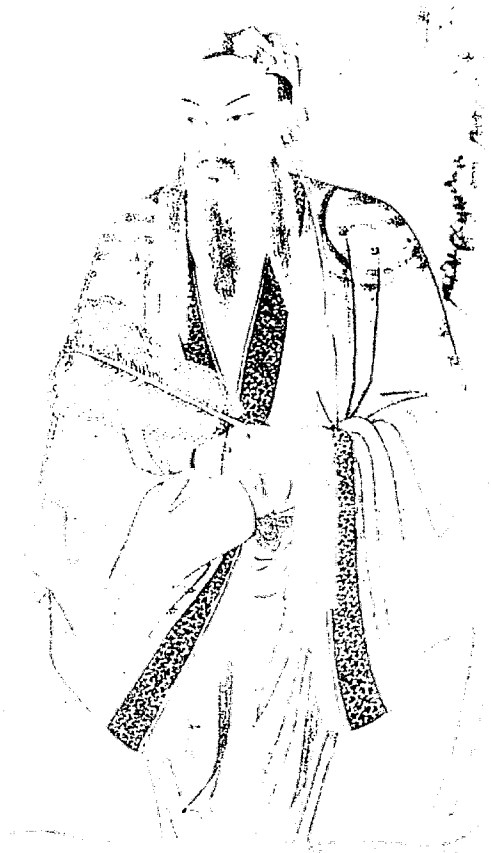
四般假合終歸土，一箇真靈直上天，不減不生超達去，無為無漏大羅仙。
（《教化集》卷一）

「四般假合」是說身體由地水火風一時結合而成，與此有別的是，修行的根據就在於承認「一箇真靈」。但是，因為「一箇真靈」不屬於常識的世界，不可能在世俗的日常生活中理解把握。這裡，首先就要求從日常世界擺脫出來，首先就要求回心。王重陽在下面的詩句中詠誦了這種回心：

急急回頭，得得因由。物物更不追求。見見分明把個，般般打破優遊。淨淨自然瑩徹，清清至是真修。妙妙中間通出入，玄玄裏面細尋搜。了了達冥幽，隱隱拈銀棹，惺惺駕般若神舟。速速去超彼岸，靈靈現住瀛洲。（《教化集》卷一）

上文前一段，敘述了不追求俗世的事物，而從俗世回心、修真；後一段，則訴說了駕馭般若之舟而通達玄妙幽靈的世界，也就是說通達機微之道而成仙。

這種回心的條件，就是「物物更不



王重陽像

追求」，就是拋棄世俗的生活。世俗的生活中，首先就有家族、家庭的問題，王重陽就此教誨說：

□從教訓練沖和，□訣傳來是恁麼，□悟妻如活鬼子，□心常喜鼓盆歌。
（折起可字·《教化集》卷一）

王重陽更進一步就財產和名譽的問題教誨說：

一身得得，好把逍遙做。莫戀色和財，又名利、榮華不顧。心中逸樂，管取

絕憂愁。處清涼，無熱惱，事事成開悟。任行任住，坐臥從所。玉訣與金科，這兩般、頻頻覽觀。玄機密妙，訣許自陳明。結圓成，攢瑩玉，捧入長生路。（《教化集》卷一）

馬丹陽應答說：

我今得遇，便向難中做。決要脫家緣，細尋思、不堪回顧。黜妻屏子，絕利更忘名。離去聲鄉關，歸物外，稱個超然悟。馬猿捉住，修葺著園所。豈敢戀冤親，要龜蛇、時時廝覷。援平聲其性命，出自太原公。掌元初，成圓相，踏碎根源路。（《教化集》卷一）

王重陽和馬丹陽之間，常有這樣的唱和應酬。在這裡可以看到，他們把拋棄家緣和名利當作更確實的條件，把它與離鄉雲遊結合在一起論說。王重陽還敘述說：

……二人同行，路上餽糧。我若獨行，依舊飄颻。恐公作伴，卻惹愁腸。如依得我，萬事無妨。……也無妻妾，也無爺娘。也無財產，也無家鄉。任雲任水，乞食為長。……今日明日，不保死亡。堅心向道，陽助吉昌。詐心誑道，陰降百殃。向道則生，背道則死。愿公早悟，請公細詳。（《教化集》卷一）

馬丹陽也應答說：

……伏降我相，求乞道糧。精宜牢固，神要飛揚。逍遙坦蕩，散盡愁腸。逢魔逢咀，無礙無妨。……戀甚妻妾，藉甚

爺娘。捐棄財產，違別家鄉。定無見短，決要行長。……若是退道，即時死亡。身遭苦楚，家無言昌。永沉下鬼，萬劫受殃。形骸俱喪，魂魄俱亡。立此盟誓，請師審詳。（《教化集》卷一）

但是，馬丹陽的實際行為，並不是十分毅然決然的，好像在出家以後，他也遭遇過好幾次道心的危機。但是，在表現上，馬丹陽還是敘述說：

神是宗兮氣是祖，通斯玄妙因師父，如今認得本來真，豈敢依前空養肚。（《教化集》卷一）

他說王重陽的教誨使他獲得了關於神和氣的新視點，不再像以前那樣單去養氣了。他又這樣詠誦道：

從來無黨亦無偏，幸遇修真出世賢，賜我無為玄妙訣，心清意淨氣綿綿。



馬鈺(丹陽)像

(《教化集》卷一)

這表明他不再像以前那樣漫然修道，現在已進入了王重陽的門戶，由於有「黨」有「偏」，身心都接近了真道。

從這些詩、詞中可以看出，馬丹陽讓王重陽住進全真庵，接受他的教誨，從那時以來，心情在發生徐徐的變化。

但是，不管王重陽怎樣試著多方教化馬丹陽，詩、詞中的思想表達姑且不論，馬丹陽一直沒能下決心出家。當然原因是他被家務瑣事纏身，被俗世的糾葛纏身。這樣，有一天，王重陽把馬丹陽叫到全真庵，訓戒他說：

子知學道之要乎。要在於遠離鄉而已。遠離鄉則無所係，無所係則心不亂。心不亂，則欲不生。無欲欲之，是無為也。無為為之，是清靜也。以是而求道，何道之不達。以是而望仙，何仙之不為。今子之居是邦也，私故擾擾，不能息於慮。男女嗷嗷，不能絕於聽。紛華種種，不能掩於視。吾懼終奪子之志，而無益於吾之道也。子其計之。(《教化集》劉愚序)

據說，馬丹陽就在那裡悟道，當日拂袖切斷俗緣，飄飄然成為群仙之類。

以上就是在《重陽教化集》關於出家的詩、詞中所看到的事情。

出家，可以說是追求按常識無法追求的「一箇真靈」的行為，王重陽自己在鄉里把這種追求付諸了實踐。但是，以常

識而言，人都誕生在家庭、社會和時代中。在宗族意識很強的中國，人們特別強調人與人的關係。這就是說，人不是抽象的個體，人存在於關係中，就像常說某家的某人那樣，人到哪裡都是具體的存在。

但是，和這種關係中的具體存在不同，也存在著純粹的個體，這樣的個體不受任何東西制約，也不與任何事情相關，……這就是王重陽所考慮的作為「一箇真靈」的存在。一個人是否承認這樣的存在，是由這個人是否具有宗教或者哲學素養來決定的。在王重陽的出家思想中，包含著這樣的契機，使我們能夠去思考這種純粹的個體自我。這些思想，首先就是王重陽思想現代意義的第一個要素。

王重陽在鄉里出家，向人們訴說出家入道的意義，可是，除了少數一部分人之外，幾乎完全沒有被人理會。人們感到他好像在訴說不可理喻的有害的東西。由於這個緣故，王重陽認為，離開鄉里與出家同樣重要。從陝西去山東，王重陽站在能否使馬丹陽信道入教的緊要關頭，傳教是否成功，就在於能否使馬丹陽切斷世間的俗緣。毫無疑問，王重陽在自己從陝西來到山東的體驗中，實際感受和理解了這一點。

出鄉(離開鄉里)又是使人成為純粹個體存在的手段。如果把所謂的出家，看作是從世俗生活向出世生活飛翔的時間上的超越的話，那麼，離開鄉里，就是向出

世生活飛翔的空間上的超越。王重陽認為，爲了使人成爲純粹個體的存在，就需要從時間和空間上出家。這些思想，是王重陽思想的現代意義的第二個要素。

三

可以認爲，在王重陽的思想中，出家的意義，就是通過出家與出鄉使人成爲抽象的個人。但是，出家生活靠甚麼來支撐呢？這裡出現的是關於乞覓的思想。

乞覓是乞食與乞錢的意思，同時又是含有教化衆人意圖的宗教行動。乞覓，對王重陽來說，首先是逃脫俗世的手段：

有箇王三，風害狂顛。棄榮華，乞化爲先。恩山愛海，猛捨俱捐。也不栽花，不料藥，不耕田。……（《全真集》卷八）

乞覓是定位在「不耕田」等生活之對極的行動，同時又是作爲修行本身的行爲而得到重視：

修行助飢寒者，唯爲三事。乞覓上，行符中，設藥下。空如此無作用，亦未是。（《全真集》卷一）

在這首詩中，王重陽還詠誦道：

乞覓行符設藥人，將爲三事是修真。內無作用難調氣，外有勤勞易損神。不向本來尋密妙，更於何處覓元因。此中搜得長春景，便是逍遙出六塵。（《全真集》卷一）

王重陽敘述說，乞覓是修真的手段，調氣養神很重要，但是，根本的目的卻在於「妙密」和「元因」之中。

重視乞覓，也有防止拘泥內丹術，防止失去本來精神的意思。如王重陽曾勸戒人們要「修行學道，切莫憑嬰姪」，「餐殘飯，著羶衣」，「守養身軀假，閑裏得真閑」（《全真集》卷五）。又說：乞得殘餘之際，……能喫殘餘，得飽太長長睡。（《全真集》卷十三）這裡顯示了一種「清閑」的心情。對於追求「一氣養成神愈靜，萬金難買日高眠」（《全真集》卷九）的王重陽來說，乞覓是最合適的修行方式。當然，乞覓與餓死僅一步之差，如王重陽詠誦道：

人人只要生，害風只要死。……不戀皮肉脂，不戀苦筋髓。……認破醜機關，須當分彼此。（《全真集》卷九）

對於長期在「活死人墓」中修煉的王重陽來說，肉體的生死，沒有成爲他心情上的問題。

另外，把乞覓定位爲道士的基本生活，就像前出的「不耕田」一詞所顯示的那樣，本來就意味著對農作業、肉體勞動的排斥。

堪嘆工商農士，各誇本業多能。就中機巧日翻騰，限至依然鬥勝。獨我搖頭不管，唯將淡素常憑。清如澄水結如冰，自有圓明果證。（《全真集》卷八）

王重陽雖然沒有單獨排斥農作業，



但是，在「機巧」之內，當然是包括農作業的。不光是家族與鄉里，王重陽好像徹底排斥了有關世俗生活的一切。

那麼，應該怎樣評價乞覓這種生活方式才好呢？

王重陽的乞覓思想，應該說是攝取了佛教生活方式以後的產物。但是，否定包括農作業在內的一切勞動的想法，叫人必須完全依靠乞覓的教誨，在道教中也是很特殊的。與全真教比較接近的真大教，從不去化緣，日用衣食都靠自力耕桑來調達。

在乞覓中，道士有時會遭遇到危險。據說，馬丹陽和譚長真都曾被人毆打⁷。為甚麼他們要冒這樣的危險，要忍受這樣的屈辱去乞覓呢？

首先，只依存乞覓的話，生存本身就常常暴露在危機面前，人就要時常直接面對生死這一人生的根本問題。和生死問題相比，屈辱的問題是不足取的。假如要完全依存他者，首先就必須矯正充滿自尊心的自我。捨棄那種自我，叫人不斷地直面生死這一根本問題，恐怕就是王重陽的意圖。

生死是宗教的基本問題，從這個意義上說，王重陽的想法中包含著整個宗教信仰者的重量。王重陽教說的終極意義，就在「無為道者，先捨家而後捨身。病即

教他病，死即教他死。至死一著，抱道而亡，任從天斷」⁸。這一點上，即把一切都措定在超越自己生死的道的世界上。可以說，這樣的思想，最終還是具有一定的現代意義的。

在現代社會中，人類的技術能力、活動能力得到了急速提高，同時，社會也接受和承認了像臟器移植這樣把人類看成物質的觀點，也接受和承認了擴展到全球規模的環境破壞。可是，在王重陽的乞覓思想中，卻包含著喚起人類本來具有的謙虛精神的契機。這是王重陽思想具有現代意義的第三個要素。⁹

編按：指2002年1月在香港召開的「道教教義與現代社會國際學術研討會」。

⁷ 編按：作者曾經出版《金代道教研究——王重陽與馬丹陽》（東京：汲古書院，1992）和《金元時代的道教——七真研究》（東京：汲古書院，1998）兩部著作。

⁸ 例如《抱朴子內篇·金丹》引《黃帝九鼎神丹經》等。

⁹ 《晉書》卷七十二《葛洪傳》說，南海太守鮑玄通仙道，「以女妻洪」。《歷世真仙體道通鑒後集》卷四《鮑姑傳》說，葛洪的妻子鮑姑也通道術。另參照《博羅縣志》（1988年），頁657—659、頁671。

⁷ 這一問題，可參閱拙論《孫綽的生平和思想》，載《東洋文化》57號（77年）。

⁸ 參閱拙著《金代道教研究——王重陽與馬丹陽》，頁6—7。

⁹ 參閱拙著《金元時代的道教——七真研究》，頁30—31。

¹⁰ 《長春丘真人寄西州道友書》之二，見《金元時代的道教——七真研究》，頁194。